

回乡是一个永恒的主题，但民国时期，交通落后，外地游子回故乡之路艰难，真正是“人在囧途”。

# 百年前的回乡 囧途

## 从北京回绍兴 鲁迅走了四天三夜

1919年，在教育部工作的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在北平八道湾买了一套住宅，前后两进。同年11月21日，鲁迅和周作人一家搬入新居。为了回绍兴老家接母亲鲁瑞、夫人朱安、三弟周建人一家到北平的新家生活，从1920年1月1日至1月4日，鲁迅走了4天3夜。

1月1日凌晨，天还未亮，鲁迅从八道湾雇用黄包车去北京前门火车站，早上6点坐上火车，经过6个小时行驶，他终于抵达天津火车站。当日下午，鲁迅换乘另外一辆到南京的火车，再从南京坐火车去上海。1月2日黄昏，鲁迅抵达上海火车站，他立即买好翌日去杭州的火车票。之后，他在火车站周边的旅馆住了一晚上。

1月3日凌晨，鲁迅坐上从上海开往杭州的火车。当日下午，他抵达杭州，在杭州旅馆住宿。他在旅馆打算通过茶房买一张从杭州去绍兴的船票，经过一番周折，他终于买到船票。

1月4日下午，他雇了一辆“黄包车”，抵达钱塘江码头，登上去绍兴的轮船。经过整整一天的颠簸，当天黄昏时分，轮船终于抵达绍兴。

鲁迅在码头雇了一辆轿子。几个小时后，他终于抵达绍兴城内新台门里的周宅。

## 从上海回长沙 田汉历时三个多月

1924年8月，戏剧家田汉的妻子易漱渝在上海染病。上海那种阴沉霉湿的气候，对其病体十分不利，这增加了她的思乡之情。恰在此时，田汉的母亲接到其婆婆病危的电报，急需回长沙见其最后一面。所以田汉带着老母、病妻、1岁的儿子田海男、岳母和三弟田洪，离开上海启程出发。

久病不堪的易漱渝，实在经受不了水上的颠簸，只好在南通弃船登岸，田汉的母亲、岳母、田洪和1周

岁的儿子坐船先回长沙了。9月13日是中秋节，田汉、易漱渝夫妇在南通一起过节。之后，田汉陪着妻子在南通生活了半个多月，后乘船抵达汉口。

这时，田汉的盘缠已经基本用完，身上只剩下1块钱了。最终，经朋友慷慨解囊，他们才抵达长沙市。田汉为病妻雇了一辆轿子，走了72里山路，最终回到老家花果田园家墩茅坪。因为茅坪的老屋已经卖掉了，田汉一家只好借住在歌榭塘外祖父家中。

从上海动身，历时三个多月，旅途的奔波、困顿和劳累，吃不香，睡不甜，易漱渝的病情更重了，田汉也疲惫不堪。这一年的腊月二十日，易漱渝不幸病逝于老家。

## 从北京到上海 冰心在海上颠簸三天三夜

1929年12月14日，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冰心打算回上海娘家过阳历年，探望病重的母亲杨福慈。

那天早晨，冰心向旅行社打电话，要订一张从天津去上海的船票。前一年，南方国民革命军和北方奉系军阀激战，导致铁路交通被切断，北京和上海之间的铁路无法通车。为此，冰心打算先乘坐平津铁路的火车到天津，再从天津乘船回上海。

旅行社业务员答复冰心，因为临近元旦假期，回家过阳历年的旅客很多，最快只有五天后的——12月19日才能买到从天津到上海的船票。于是12月18日，冰心去北平火车站买18日的火车票，那天买票的人太多，二等、三等火车票已经销售一空，她就买了两张平津特快火车票，价钱很贵。

晚上7点左右，火车抵达天津。冰心夫妇乘坐公交车去了国民饭店住宿，等待翌日出发的轮船。待在旅馆里的冰心，内心焦虑，慢性肠炎的老毛病又发作了，上吐下泻，神志模糊。直到船启程的那天，冰心的身体还是没有恢复，但她坚持要走。

翌日下午两点半，冰心在天津码

头上上了轮船。她购买的是“官舱”，相当于火车上的软卧，然而她发现官舱也不好坐，人很多：一个七八平方米的小船舱，居然安排了上下两层四个卧铺，而且除了冰心的铺位是一个人之外，其余的乘客，或者带着小孩，或者带了箱篓包裹等各种行李，把空间塞得满满的，连个转身的空间都没有。

冰心蜷曲在铺位上休息，因为铺位太逼仄，没法把双脚舒展开来。小孩的哭闹声，大人的叱骂声，机器的轰鸣声和柴油味、机油味、铁锈味、汗臭味、脚臭味，阵阵熏来，令人作呕。

轮船在天津码头逗留了7小时，到晚上10点多才缓缓开动。轮船在大海上颠簸了三天三夜，直到12月22日晚6点多才抵达目的地——上海浦东码头。由于肠胃不适，精神疲劳，冰心在船上的几天吃不下任何食物。

## 从北京回湘西 沈从文花了半个月

1934年1月7日，沈从文听说母亲黄素英病重，决定回湘西凤凰县探望她。他从北京火车站出发，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后抵达长沙，再转车到常德，继而从常德乘车抵达桃源县。这时，5天时间已经过去了。

从桃源到凤凰不通公路，沈从文只好乘船到泸溪县的浦市镇。因为是逆沅水而上，船走得很慢，他在船上度过了难熬的七天七夜。

从浦市镇到凤凰县，没有水路，他只好再走两天陆路，坐了两天轿子回到凤凰县。就这样，沈从文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才从北京回到了故乡。

在这几千里的回乡之路中，沈从文给妻子写了很多信，讲述了沿途的所见所闻，这些信件便是1992年出版的《湘行书简》。他在信中说：“除了路途遥远，一路上也是风险颇多……我抱着你同四丫头的相片，若果浪把我卷去，我也得有同伴！”

摘自《检察日报》

## ■史海钩沉



## 年关到 洒扫庭除

祖父说：“脏东西和晦气都洗光了，过年才轻快吉利。”

乡间过了腊八，就开始忙年了，忙吃的，忙穿的，忙买年货。还有与大人小孩都有关的一个忙，那便是忙着扫尘和搞个人卫生。我很小的时候，一到年根底下就迷恋放鞭炮玩灯笼，但必须跟着大人做那些大扫除的活。祖父说，家干净，人干净，有个好心情过年，那才喜庆呢。妈妈早早拆开被褥，放进大铁盆里泡上半天，然后在洗衣板上哗啦哗啦地揉搓，肥皂沫随着水花起起落落。洗好了，晾干了，再飞针走线缝做。这重新做的被褥不但软乎暖和，而且喷发熨帖好闻的气味。妈妈接着洗大人小孩所有的外套、内衣等，都洗得干干净净，规规矩矩地放进柜子。祖母则将门帘、窗帘、柜帘等摘下来一一清洗，而后熨好挂上，既洁净又清新。

扫尘的那些脏活、累活全由爸爸去做，这是祖父安排的。他先是将炕洞中烟道里的烟灰全都掏出来，弄得满手是灰尘，一擦汗脸上就出现几条黑杠杠，逗得人憋不住笑。爸爸接着清理猪圈、鸡舍、狗窝，除去粪土，添些新草。然后进屋，或蹬上梯子，或踩着板凳，把门框、房梁、墙壁、窗子一遍遍地抹擦，直到透出亮光来。扫院子和扫大门前由祖父和我负责，从里往外扫，一天扫一遍，一直扫到大年三十儿。祖父说，老祖宗回来过年时如果看见有垃圾，就会怪罪后辈的。

屋里屋外收拾得焕然一新，看着顺眼，人也觉得舒悦精神了。这时候，祖父就拿来毛巾和香皂，领着我到镇里唯一的一家澡堂子去洗澡。那年月澡堂里没有淋浴，只有热水和温水两个池子。祖父下到热水池里，边泡边擦身子，没多一会儿脑袋上就尽是汗了。我在温水池里跟小朋友来回蹿水玩，欢笑着相互追赶，闹得池水翻涌。祖父洗完后就给我搓澡，边搓边说：“脏东西和晦气都洗光了，过年才轻快吉利。”尽管有些疼，皮肤却变得滑润了，真的清爽。那时乡下没有女人洗澡的浴池，祖母和妈妈只好在夜里大家都睡下时，烧一大盆水在厨房里相互搓洗。过年时女人必须洗净身体，还说“女人过年洗澡一顺百顺千好万好”。

过年不能“连毛生”，所以必须理发。理发在家里等着就行，因为这时候总有剃头匠走街串巷来给人剪头理发。他们不吆喝，手里拿个用铁片连接的像个大镊子的响器，手指一刮就发出呱呱啦啦的声音。听到这声音出门一喊，剃头匠就来了，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先拜个早年了！”我家总是我先剪，接着是爸爸，祖父最后剪。他除了理发以外，还要刮胡子，就是鼻孔、耳道剃头匠也要用刀给旋挖一番。祖父微微一笑，似乎一切疲劳、沉重、烦闷都全然消失了。他说，轻松轻快过年，好哇！

摘自《羊城晚报》

